

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第二十五

重華宮藏二

皇上御筆書畫二

御筆已卯填倉日命哈薩克人觀燈火詩一軸

本幅粉牋本縱九寸四分橫六寸七分行書

委羽來經五月程上元盛典值都城得教餅節
觀燈火為示懷柔洽衆情陪臣數已較前多
更見親支遣洛那邀賞慢須惜繁費古來此事

幾經磨化城蜃閣無邊幻翠火明鐙依舊新
亦有花翎曾至者解稱兩度沐恩人虹光百
道燭層霄信有龍門焚尾燒謾謂重儻增頓置
上元屈指纔旬朝已卯填倉日命哈薩克人
觀鐙火四首御筆鈐寶三乾隆幾暇臨池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古柯庭詩 一軸

〔本幅〕宣紙本。縱二尺九寸七分。橫一尺二寸五分。行書。

御製古柯庭詩

庭宇老槐下。因之名古柯。若尋嘉樹傳。當賦角弓歌。閱歲三百久。成陰數畝多。底須向王粲。工拙較如何。乾隆己卯春御題。鈐寶二。惟精惟一。乾隆宸翰。

鑒歲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夷齊松圖 一軸

本幅金粟牋本。縱二尺九寸四分。橫七寸九分。水墨畫坡陀古松一。同根分幹。作交讓合抱勢。并題。

夷齊松歌 逾僧機圖之嶺而南折而少西有松焉。側倚翠壁。俯臨迴谿。雙幹遙撐。干雲霄而上者。以尋丈計。其頂乃虬盤插壘。若樓若宮。自遠望之。謂兩樹之生。有如此相肖乎。既至樹下。

實則同根也。乃名之曰夷齊。松繪為圖而繫以歌。有山盤盤有水潺潺。逢二老其間。遠而望之。前者友而後者恭。若伯仲也。近而睇之。日斯邁而月斯征。乃同根生也。二老之芳踪。吾不得而知也。考之古。則有其人。曰夷齊也。夫何餓西山而僵仆者。提朔漢而輪囷。惟彼與此兮。孰主孰賓。豈惟周粟之不食兮。蓋自賦質以來。曾烟火之未親。詎黃農虞夏之不可見兮。元黃初判。

落落者與天地而長存。雪覆曦暄。何涼何燠。夏
茂冬彫。何同何獨。獸伏鳥棲。何微何逐。胡倚羸
封。何榮何辱。吁嗟大隱兮。視此山木。乾隆歲
在丁卯秋九月朔日。御筆。鈐寶四。雲霞思墨雲。
乾隆宸翰。幾暇臨池。

題夷齊松賦。僧機圖嶺之下有喬松。一根而
二大幹。向名之曰夷齊。而繁以歌。數歲未經此
地。今來則已燬於火。焦株突兀尚存。徘徊其側。

者久之因感而為之賦

繫橫嶺之素行舊傳

名曰僧機盤羊腸而就下既南折而少西有喬
松之鬱鬱昔號之以夷齊料名實其並壽豈焦
爛之不期因循未過忽忽歲時重尋斯途謂二
老之我俟遙瞻失望見枯株之獨遺徘徊落莫
於悒吁嘻夫其挺根拔出庸詎畏沙石之埋剝
既其摩空盤翠又寧慮霜雪之凌欺是以閱滄
桑而永茂侶椿栲以無危擬西山其母忝摘東

壁已有詞。豈知火母惟木。巽即隣離。匪收童之
偶失。蓋谷神所默。為爾其心空。脈燥不燃。自炊
山雨不能息其燄。谷風偏復煽其威。吾雖未覩
其煇。燁陵坂之狀。而早想見其灼。燼枝葉之時
也。於是陳根突兀。以孤立。雙榦南北。以紛披。鱗
甲剝落。卧於巖隈。山禽尋巢。而弗得。原鹿擇陰
以徒悲。惜其淪於灰燼。命以車而載之。蓋其遭
劫。燂燬之餘。猶足勝棟隆之吉。而九牛領穿。以

難移者也。嗟夫。孰具形而無壞。孰有成而弗隳。孰云真之匪幻。孰恒實之名隨。羨枯樹之卓識。更感歎其奚為。然而少言之。以八百為春秋者。何一經詠。纔周紀。而頓毀敗。其如斯。豈二老有待余之名題也。既名立。乃飄然返沖寞。以無辭也。抑謂名者。喪實之具。而有所弗居也。將轉缺輪。示第一義諦也。其既隳者。斯已毀。而弗再其不壞者。固將同天地而並垂也。知然而猶嘵嘵。

不已者豈非余之癡也耶。頃秋蒐木簡既成
是賦迴蹕後展閱向所繪圖宛然十二年前所
見撫之增感即書其上。己卯秋杪御筆鈐寶二
古香太玉附梁詩正汪由敦恭題

扶輿有清氣。人物將母同。歲寒然後知。世俗
紛盲聾。萬古亘沙磧。盤盤兩蒼龍。託根本一
體。雙撐遂摩空。礪礪飽霜雪。僵立甘終秋。
蒐迴

衣領

愛此柯青銅。孤芳相伯仲。久矣逃秦封。遐思

千載上。比似誰能工。亮節緬孤竹。讓國符高

蹕。得非來幻化。精魄於焉鍾。馳馳寒濤溇。溇
然首陽風。鄭重錫嘉名。名曰夷齊松。舊國陌

天歌

章傳落。落華貞容。發潛德。不數太史公。塵眸幸親炙。懷古情難

窮。臣梁詩正敬題。鈐印二。臣正。

仙

仗照眼蒼松插青嶂。身分雙輪本同榻。千尋

逸興橫墨胎。智允題嘉名。吟來

雲藻凌鮑謝。寓入溪藤厓。偃宏首陽遺。獨空千古

不遇尼山。雖見許。幸附青雲名。益彰龍門作

傳氣為吐。茲松絕域撐高枝。歲寒閱厓。知幾

時。霜皮慘淡友麋鹿。石骨礪礪。虬螭殊村

宸遊表奇觀。北海歸來同此情。孤竹有靈應歎絕

神明首再三。誌方域。教教題鈐印二。臣由教敬書

鑒藏寶璽烟雲舒卷遊六藝圃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仿邊文進栗喜圖 一軸

〔本幅〕宣德歲本。縱二尺七寸五分。橫一尺三寸五分。朱墨畫栗枝喜鵲并題。

御製雪詩

時。冀又慶佈崇朝。那更繽紛竟日飄。層閣已懸銀作網。上林都結玉為條。較來前度尤加渥。看去平鋪未肯消。寧不生歡寧不畏福。讎敢謂春階調。已卯臘月廿九日。瑞雪竟日。盈尺。兆豐。

忻慰成什雪窓命筆仿邊文進栗喜圖即書其上以迓禧紀節御筆鈐寶六乾隆筆花春雨天地為師意在筆先稿漆為春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寶月樓記 一冊

本幅宣德鏡面牋本四十四對幅每幅縱八寸三分橫五寸行書

御製寶月樓記

文有神會落筆可以千言興有時來待機不妨數歲寶月樓記之作遲速盖有如是寶月樓者介於瀛臺南岸適中北對迎薰亭亭與臺皆勝國遺址歲時修葺增減無大營造顧液池南岸

逼近皇城長以二百丈計。濶以四丈計。地既狹。
前朝未置宮室。每臨臺南望。嫌其直長。鮮屏蔽。
則命奉宸既景。既相。約之。椽之。鳩工戊寅之春。
落成。是歲之秋。久欲為記。輒以片時來往。率即
成詠。罷輟。茲始叙而記之。蓋是樓之經始也。概
以三層。既覺太多。則減其一。延不過七間。袤不
過二丈。據岸者十之四。據池者百之一。池不覺
其窄。岸不覺其長。拾級而登。布席而坐。則雲閣

瓊臺詭峯古槐峭蒨峻巖聳翠流丹若三壺之
隱現於鏡海雲天者北眺之勝槩也憑窓下視
迴出皇城三市五都隱賑縱橫賈貿埽鬻列隧
百重華蓋珂馬劍珮簪纓撫茲繁庶益切保泰
與持盈此則南臨之所會也於東則紫禁紫微
左廟右社規天矩地因上因下授時順鄉玉堂
金馬慚茅茨於有虞法卑室乎大夏奉此宮室
每同漢文忍羞之誠也而其西則西山起伏連

延朝嵐夕霽。氣象萬千。春雨霖而農興。秋霜落而林殷。是又神皋繡壤。下視三都。與兩京也。樓之義無窮。而獨名之曰寶月者。池與月適當。其前抑亦有肖乎廣寒之庭也。夫人之為記者。或欣然於所得。而予之為記。常若自訟。是宜已而不已。予亦不知其何情也。系以辭曰。樓之聳。惕居高以悚。樓之廓。坦吾心以樂。樂與民同。悚勵已恭。樂不忘悚。樂斯益永。謂悚匪樂。悚不可樂。

摘詞壁間。因識意之所存。辛巳仲春御製并
書。鈐寶二。所寶惟賢。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鹿角記 一卷

本幅宣德箋本。縱七寸八分。橫三尺六寸八分。

御筆水墨畫鹿角一

御筆行書

鹿角記。鹿陽類也。夏至感陰生而角解。然解者自其委蛻而新茸即漸長以成角。則六陽之義益明。蛻其舊而新生。必較舊加長且豐。兩爻

四又六又以至八又歷數十年而後成或踰八
又者不可辨其年歲蓋千萬中一遇而其鹿亦
必數百千年之壽矣嘗閱武庫所藏

皇祖時鹿角一記曰康熙四十八年九月五日

上於巴顏陀羅海所獲其長自剋骨至尖各三尺九
寸有十分寸之五兩尖抵直得七尺有九寸兩
末徑距凡四尺又之數十有六最末者不尖而
博狀如魚尾又如芝朶近剋者其圍八寸有十

分寸之二。既堅且澤。不紆而昔。景鏤哉。是蓋我
皇祖神威所攝。山靈不敢闕其珎。用出瑞獸。以燕
聖人。而什襲天府。示我後昆。俾無忘。

前列。詰戎益勤也。予小子敬仰之下。不訝鹿角之奇。
而思鹿角所由來者奇。庸可不表章厥蹟。勒冊
府。以永垂乎。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今
木蘭之鹿。與夫吉林之麋。無不解於夏。豈古之
麋。非今之麋乎。是又不可得而知矣。汲冢周書。

至謂麋鹿之角不解。為兵戈不戢不息之兆。荒誕更甚。毋容闢謫。因為鹿角之記。遂並識之。

乾隆壬午新春御筆。鈐寶八。乾隆深心託豪素。得象外意。即事多所欣游。六藝圖天地為師。摘蔕為春。

引首

御筆 珍闡懷瓊 鈐寶一 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 古希天子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 八

徵老念之寶。水月兩澈明。筆花春雨用。筆在心。
陶冶賴詩篇。寓意于物。聊以觀生意。化工四氣。
為全施。吟詠春風裏。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仿沈周杏花 一軸

本幅宣紙本。縱三尺九寸。橫一尺。設色畫杏花一株并題。

老沈粗毫寫嫩葩。興來偶仿一枝斜。繼懷春館吳雲隔。孤負東風幾樹花。石田為慶雲庵僧寫杏花。以粗筆作幹。淡色點花。蒼勁中特饒韻致。幾暇摹此。並題以句。壬午清和御筆。鈐寶五。乾隆研露。烟雲舒卷。摘藻為春。

鑒藏寶圖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顏真卿書朱巨川告身

一軸

本幅宋蠟牋本。縱三尺一寸一分。橫一尺四寸三分。楷書。

臨顏真卿書朱巨川告身。

起勅典掌王言至散官如故見養心殿所藏

顏真卿書朱巨川告身卷

壬午夏日臨顏真卿巨川誥御筆鈐寶二。乾隆宸翰。惟精惟一。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畫紫蘭 一軸

本幅宣德牋本。縱二尺三寸五分。橫一尺四寸五分。設色畫盆中紫蘭湖石并題。

卉有稱蘭其色紫。葉將花似少香風。奪朱已見尼山惡。紉佩難期楚畹充。紫蘭之名不見羣芳譜。今見此花。因設色寫之以補花史所未備。云。癸未清和月。御筆。鈴寶五。乾隆意在筆先。落紙雲烟游六藝園。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書史記漢高帝論蕭曹等事

一軸

〔本幅〕粉箋本。縱四尺六寸。橫二尺三寸。行楷書。

史記載高帝論蕭曹等事。膾炙人口。率以為呂氏之禍。高帝若先知。而終令平勃安劉者。然嗚呼。世之好奇。而不察之以理。有如是哉。夫高帝素稱知人善任。而蕭曹輩五人。又其所與共患難。日夜諮諏庶事者。有不知之患。而論之當乎。

若夫呂氏之禍。高帝所不期也。呂氏之妬。高帝則誠知之。然亦不料其日後狼藉若彼之甚也。徒以微時結髮。惠帝復年長。是以割愛而立之。此高帝之難也。使帝預知必有後日之禍。幾於移漢祚焉。則帝權其輕重。廢呂氏立趙王。且遂其願。以高帝分羹之忍。何不可為。而獨顧惜呂氏。徒令周勃為太尉。以救漢祚於可存不可存之間。雖愚者不肯為。顧高帝肯為之哉。余故曰。

世之好奇而不察之以理有如是哉。失之毫釐。
謬以千里。司馬遷蓋不能辭其責矣。書史記。
漢高帝論蕭曹等事。乙酉春。御筆鈐寶二。所寶
惟賢。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開感論 一卷

〔本幅〕宋粉牋本。縱一尺二分。橫一丈三尺二寸五分。行書。

開感論

見 乾清宮所藏 御筆開感論軸

是論成於己卯奏

凱後。叙西師原委特詳。適得佳紙。錄一通以誌
籌筆藏功。皆

天所默佑云。乙酉春日御筆。鈐寶二。得象外意。乾隆
宸翰

引首

御筆 歲功溯始 鈐寶一 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筆花春雨即事多所欣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三希文翰 一卷

本幅宋牋本。縱九寸四分。橫三尺三寸。行書。三希文翰。臨王羲之快雪帖。王獻之中秋帖。王

珣伯遠帖。

俱見 乾清宮所藏 御臨王氏三帖冊

右墨迹三種。為三希堂珍鑒之冠。撫仿不下數十本。年來雖未展習。而蹊逕時往來於懷。行館幾暇。適几有舊箋。因背臨之。心摹手追。頗能得其什一耳。乙酉暮春。御識。每段分鈐寶。如水如

鏡落紙雲烟。天地為師。摘藻為春。乾隆。烟雲舒
卷。乾隆宸翰。

引首

御筆。臨池三昧。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米芾和林公峴山詩帖 一軸

本幅灑金箋本縱三尺七寸四分橫一尺四寸五分行書皎皎中天月團團徑千里震澤乃一水所占已過二娑羅即峴山謬云形大地地惟東吳偏山水古佳麗中有皎皎人瓊衣玉為餌位維列仙長學與千年對幽棲久獨處迢迢願招類金颺帶秋威歎逐雲檣至朝濟輿馭颺暮返光浮袂雲盲有風驅蟾

餐有刀利亭亭太陰宮。無乃瞻星氣興深夷。
險一理洞軒裳偽。紛紛夸俗勞坦坦忘懷易。
浩浩將我行。蠢蠢須公起歎。

米芾和林公峴山詩帖。乙酉清和月。御臨。鈐寶。
二。乾隆宸翰。惟精惟一。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書杜甫南池詩 一軸

本幅宋箋本。縱五尺一寸五分。橫二尺九寸五分。行書。秋水通溝洫。城隅進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遙憶舊青氊。

此杜甫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作也。地因詩以傳。茲以迴鑒川途。始經遂驍舟一遊。愛其詩而不更和。輒走筆成七律。題少陵祠。並於落句致

意焉。因思南巡蹕路所由江浙諸名勝。凡東坡題詠者不下十餘所。皆一再次韻。且有三四疊者。子美詩蹟止此一篇。豈容恣然置之。然曲彌高。則和彌寡。誠有未易幾及者。余究心詩學多年。箇中甘苦。知之最深。獨於老杜讓其精詣。蓋得諸閱歷之餘。非漫示謙冲也。祠中舊有碑。鐫杜詩二首。為明嘉靖間越人楊某書。其名漫漶。不可識。東嶽雲峯起篇。乃簡許主簿之作。潤附。

南池誤矣。因為別立一石。專書秋水章。刻之以誌數典。所自乾隆乙酉清和月上澣御識。鈐寶二。惟精惟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董其昌書無名公傳

一軸

本幅蠟箋本。縱三尺二寸五分。橫九寸五分。行書。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喜過美。惟求冬燠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塙高於肩。室大於斗。布被暖餘。蓆羹飽後。氣吐胷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懷。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

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
意氣。色斯舉矣。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
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款。

臨董其昌書。無名公傳。乾隆乙酉季夏月上澣
御筆。鈐寶三。乾隆妙理得。俛仰。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讀周易枯楊生稊辨詰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五分橫五尺九寸

行書

讀周易枯楊生稊辨詰 易大過之九二曰枯
楊生稊王弼注云楊之秀也孔穎達謂枯槁之
楊更生少壯之稊取象顯而易見陸德明經典
釋文從之考夏小正云正月柳稊稊也者發孚
也戴德自釋其文確然可信足與弼注相發明

且微獨王孔之說為然也。唐以前諸儒講易者，莫不然。即鄭康成書作莖，而解為木，更生虞翻詁作稊，而解為楊葉，未舒辭雖小異，義實不相遠也。惟朱子本義以稊為梯，且訓為根，謂榮於下者，其說本之程傳。而程子則舉劉琨勸進表發繁華於枯莖為證。夫琨信筆為文，無與易理。然亦未明言根義，而莖之訓又為草。琨所謂枯莖，安知非在彼而不在此？其不足據審矣。程朱

之意。不過以卦體二爻初陰在下。遂以為下生根梯。而於五爻老陰在上。則以為上生華秀。夫以二之比初為老夫得女妻。五之比六為老婦得士夫可也。若拘上下爻之象。以根梯華秀分上下而言。則不可。朱子不又云乎。榮於下則生於上。既曰生於上。非秀而何。矧植物之性。其生莫不由根而幹而枝而芽蘗。若舍稊秀而專言梯。且訓為根。則所云生於上者。曷所指乎。致之

朱震河上易傳曰二變而與初二成艮異木在
土下根也枯楊有根則其稊秀出稊稊出楊之
秀也震未嘗不兼言根而引而至於稊則較程
朱之說為賅舉矣。間嘗綜爻象之辭而覆按之
生稊必當以彌注為正。蓋陽雖過而濟以陰故
能成生發之功。譬枯楊之生稊始乎秀而具生
生不已之象猶老夫得女妻之過以相與也故
无不利也。五爻生華直當作華絮解。陸佃埤雅

云。柳華一名絮。是其義矣。蓋楊而至於華絮。其
生意已過。自此以往。將就衰落。故不可久也。亦
猶老婦得士夫之可醜也。則以象辭釋爻辭。其
義自合。即以卦體證爻象。亦無弗合。又何必泥
程朱之曲解。為梯乎。但梯之為字。雖今時所行
大戴禮亦從木。然詁解無異義。或出刊寫之謬。
而張參五經文字。則列梯於禾部。唐國子學石
經本。漢鴻都之遺。最為近古。而木旁之梯。則說

文廣韻並訓木階與發榮義無涉亦不可以不
正。乾隆丙戌新春御筆。鈐寶二。惟精惟一。乾
隆宸翰。

引首

御筆。生機象義。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已有同春。用筆在心。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張蘊古大寶箴 一冊

本幅金牋本十六幅縱一尺六分橫一尺五

寸二分楷書張蘊古大寶箴 見 乾隆宮所藏 御筆大

寶箴 卷 款

丁亥冬御筆鈐寶三亮天工乾隆宸翰惟精惟

一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麋角解記 一卷

〔本幅〕宣德牋本。縱八寸、橫三尺七寸三分前。
水墨畫麋角。標題。

南苑麋角圖。鈐寶三。天地為師。見天心情。賞為
美。後行書。

麋角解說。壬午為鹿角記。既辨明鹿與麋。皆
解角於夏。不於冬。然月令既有其言。而未究其
故。常耿耿焉。昨過冬至。陡憶南苑有所謂麋者。

或解角於冬亦未可知遣人視之則正值其候
有已落地者有尚在剝骨或雙或落其一者持其
已解者以歸乃爽然自失曰天下之理不易窮
而物不易格有如是乎使不悉麋之解角於冬
將謂月令遂誤而不知吾之誤更有甚於月令
者矣然則月令遂不誤乎曰月令之誤誤在以
麋為麋而不在冬之有解角之獸也蓋鹿之於
麋北人能辨之而南人則有所弗能麋之與麋

亦如是而已耳。且說文訓麋有麋屬之言。而名苑則又曰鹿大者曰麋。羣鹿隨之視尾所轉而往。夫鹿也麋也麋也。迥然不同。亦不相共羣而處。實今人所知者。而古人乃不悉其孰為鹿孰為麋。孰為麋。則月令不云夏至麋角解。冬至鹿角解為幸矣。而又何怪乎其誤麋為麋也耶。既釋此疑。因為說以識之。月令古書不必易。靈臺時憲則命正訛以示信四海焉。說既成書卷

藏之石渠並繪塵角卷端為千載闕疑徵實丁
亥仲冬上澣御筆鈐寶三靜中觀造化乾隆

鑑藏寶璽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
徵耄念之寶凡席有餘香秀色入窓虛用筆在
心此有同春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生春詩一卷

〔本幅〕粉箋本。縱一尺二寸五分。橫三尺八寸五分。行書。

生春二十首。用元微之韻。有貞元一氣羣仰。

天地洪慈。熙皞百年。實賴。

祖宗厚澤。縱言政教返樸。一日之樂可聽。諸亦曰情貴。聯遐萬方之來當饗爾。爰自紅箋書福。開韶而歛錫殷欽。以及綠字宜春。御氣而雨暘期若。

賡歌每厓稼穡宴資所寓懷柔未至風和日麗
之辰先會釀泰含熙之趣因讀元稹生春廿什
竭思丙寅反作三秋然而玉露金颺未免心生
蕭索即彼分霞帶雪本屬借境鋪張斯廼據實
事以成吟仍即依前韻而得句無須頻拈梅柳
殊稱自具體裁意獨重于春生言亦闕乎政飭
昇平有象補帝京景物遺篇寒儉未除笑石湖
村田樂府惟是畚畚疊詠頗覺後勝於前雖云

草草成章聊識未荒所學。何處生春早春生

斗柄中麗

天居北宿。指艮轉東風。玉杓垂如注。璿璣象已融。拱
辰恒近極。率領衆星叢。何處生春早春生。積
雪中。照墀常若月。棲瓦不妨風。扶脊離離閃。垂
簷滴滴融。宮鴉能避冷。枝入萬年叢。何處生
春早。春生書福中。迎年應臘朔。施惠守

家風。鳳篆鵝班布。珠箋墨瀋融。堂廉欽欽錫。雲叢漫

言叢 何處生春早 春生冰戲中 琅璫蹴飛雪
樹檠搏驚風 詎數跳丸捷 非訛感鞠融 論功遍
行賞 鳧藻羽林叢 何處生春早 春生臘鼓中
毛員鳴送冷 腰細響隨風 草紐芽將發 蟲坯戶
漸融 冬冬繞街巷 忙煞小兒叢 何處生春早
春生春帖中 詎云期應節 亦欲驗歌風 傳字准
蘇軾 談經孰馬融 準今還酌古 藻拔翰林叢
何處生春早 春生頒賜中 北羊肥帶凍 東鹿整

乾風繡袋星辰爛。綵箋粉碧融。恩波教共沐。足
傲小山叢。何處生春早。春生餽歲中。通情隨
地產。餉節任鄉風。硯匣琉璃煥。茶杯沆瀣融。東
坡題句罷。縑念在蠶叢。何處生春早。春生守
歲中。一宵辭舊臘。明日迓條風。耳厭漏聲過。情
憐燭影融。兒童那知惜。玉筍開成叢。何處生
春早。春生爆竹中。千門鳴入夜。萬戶響成風。啟
蟄雷前發。晞陽雪不融。星星纔欲點。却走內家

叢何處生春早。春生仙木中。神荼為鬼伯。鬱
壘有罡風。吉語符如券。邪氣消以融。至今傳度
索。桃樹尚叢叢。何處生春早。春生戲歲中。

慈寧臨正旦。長信啟祥風。率拜王公集。秩陳禮樂融。
思齊千萬壽。籌滿海山叢。何處生春早。春生元會

中。一年欽首祚。萬國覲同風。淑律鸞旗展。初陽
鳳闕融。普天人益歲。喜氣上眉叢。何處生春
早。春生三素中。玉樓雲作蓋。金闕駕隨風。紫綠

白無襟。郁綸困有融。最憐凝望者。迷目八輪叢。
何處生春早。春生布令中。十行無靳澤。萬里
有從風。水旱加月賑。閭閻幾景融。叮嚀諭大吏。
毋使弊滋叢。何處生春早。春生綵勝中。金蜂
渾出勢。玉燕欲翻風。麥穗豐年兆。曇花瑞氣融。
裁羅還疊錦。關巧翠鬟叢。何處生春早。春生
盆卉中。梅仍高士傳。松自古人風。漢代侵侵有。
唐花色色融。憐他日增巧。開到鼠姑叢。何處

生春早春生挑菜中。鋪簾平設凍植障。曲防風。
七種堆盤翠。五辛熨齒融。底須蘊火迫。紫綠自
分叢。何處生春早。春生

祈穀中。上辛傳漢制。元日遡周風。匏爵三升肅。簫韶
九奏融。屏營籲

綏屢。豐徧泰禾叢。何處生春早。春生元夕中。玉輪
剗滿夜。碧宇淨微風。鶴焰光含響。蜃膏暖帶融。
明朝園裏望。萬樹著花叢。戊子新正月中泮

御筆鈐寶三。乾隆天地一家春。正有同春。

引首

御筆。儷什賡詔。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灤河濡水源考證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六分橫二丈五尺行書

地名旁注對音清書

灤河濡水源考證 濡水見史傳者凡五

說知出安

東入漆沫者涿郡之濡也廣輿記出易州窮獨
山一名聖女水者易州之濡也並音儒左傳出
高陽者河間之濡也音而三水皆由天津入海
此獨石口外之濡讀如難音與灤近其水自由
永平府之樂亭縣入海與畿內三濡迥不相涉
入水經注蒼梧之濡水出永豐縣濡山字亦音
儒名亦適而惟灤河之濡水源遠流長雄於其
相同耶

四。鄧道元水經注所云出禦夷鎮者也。昨歲命
方觀承考濡源委亦既繪其梗概條分縷析而
為之說矣。然以漢文訓蒙古語未如同文韻統
得字音之正而鄂博之類穿鑿更甚。蒙古語謂堆砌石以

表祭處為鄂博方觀承乃書作戎軌且引鄭氏及詩大雅之畜註為較祭行路神之義鑿而謀
名曾為鄂博說以正其誤他如們綽克之為們
備達巴罕之為大瑪類此者不可枚舉難以一
辨訂也因命嚮導大臣努三挈方觀承所遣同
知黃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於是二千餘

里之灤河曲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註其地名
及諸水之滙流而酈道元歐陽修等並元史河
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為四條考証如左夫江
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較之灤河
濡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濡水
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
盖得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
抑以塞外中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

所由殊然則就同文韻統會中外而傳濡水之
實詎不在此時乎哉。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

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圖古爾山

山為興安正輪
自張家口向東

至獨石口外為大山折而西北過上都城入於
國場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連屬出泉處較

興安山梁尤為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密與他
山異信為名山山陽為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

爾蒙古地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

而復現西北經訥克里和洛有小水自東注之

又北經哈丹和碩之西噶勒都思台之水自東

注之又曲折西北流至茂罕和碩

自都爾本諾爾至此計七

里十餘

三道河自東來匯之

其水一出庫爾達巴罕一出伊克達巴

罕一出楚庫爾達巴罕各相距十餘里匯為一河

河流始暢又西北流

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蘓台一自克爾哈達

先後來注之八十里經察汗格爾

俗名西涼亭

烏蘭

河屯至上都店

人多倫諾爾界

又北流十餘里經淖海

和碩折而東北二百五十餘里經博洛河屯至

庫爾圖巴勒噶遜河屯喀喇烏蘇自東注之又

三十餘里至上都河屯

上都即元開平府濠水經其城南故名上都河

察汗諾爾自北注之又六十餘里經都什巴延

珠爾克山至察汗鄂博東克伊綏河自東北來

匯之

河出興安山梁之陽南流伊克霍爾昆巴罕霍爾昆伊札爾三水自東注之西與海

溜

台河合而為入於上都河

河水倍暢折而東南流十八里

至磴口額爾德尼布拉克自西注之

其水經多倫諾爾之

又十二里至大河口圖爾根伊札爾河自東

來匯之

其水亦出興安山梁之陽逶迤西南流錫喇札拜自北入之又西南流摩霍爾

伊北爾自東南又南流七里沙岱布拉克自
入之雁注於此

西注之又折而西南流二里霍洛圖布拉克自

東注之又九里海拉蘇台河自西注之又一里

蒐集布拉克自東注之又南流一里渾齊布拉克

亦自東注之又十里察汗郭勒自西注之又

十一里什巴爾台河自東北注之
其水出伊克空郭洛郭博

西為木蘭又折而西復折而南八里克籌布拉克
西為西郭

克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雁北灘
入四旗布爾

噶蘓台哈丹和碩河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半壁山。又南經大廟灣。折而東。復折而西南。五十里。頭道河自西注之。又二里。羅密塔子亦自西注之。轉而東南流三十二里。至木廠。又折而東流二十四里。經韭菜梁。又九十五里。經小遼東。至瓜地。摩霍爾阿爾善所出之湯泉自南注之。又二十七里。經西屯庫爾奇勒河。俗名小自北來。匯之。其水出興安山梁之陽。三支分引。過托霍隆和。合為一。西南流。會瑪尼。

國卡倫哈朗達巴罕珠爾噶爾汗諸
水折而東南會霍爾果斯河又噶爾汗
卓索阿魯布拉克昂阿諸水復自此遂名樂河
先後會之合為一河注於此

又二十七里至郭家屯折而南流四十六里至
大對山又折而東復折而南屈曲行八十餘里
至興隆莊入喀喇河屯南流五十九里經五道河折

而西南流四十九里至張博灣興州河自西北
來匯之其源出沙爾呼山西經土城子東南流曲注於此折而東流七

十餘里經喀喇河屯繞行宮東流伊遜河自北

來匯之

其水發源圓場內與伊瑪圖河合

西南流經博洛河也東

南流三十四里至石門

入熱河

又四十七里經

鳳皇嶺固都爾呼河自東北來匯之

其源出固都爾呼達

巴罕

西南流與茅溝河合又與賽音郭勒河合

三源既匯沿避暑山莊東北其水會茅溝係即

與湯泉合至是行宮內亦有溫泉流出匯之遂名熱河

水至此益大折而

南流四十三里白河自西注之

此與發源瑪尼圖達巴罕經密

雲縣會潮河之白河異

又三十三里老牛河自東北注之

又三十三里至滴水崖南二河自東注之又十

里柳河自西北注之。又六里車河自西注之。又

三十餘里至門子哨。

縣入建安界

黃花川自西注之。

又三十二里清河自東注之。又九里豹河自東

北注之。折而西流二十里經灤河灘。又南流折

而東。復折而西。經楊枝峪。又東南流二十一里

入潘家口。折而東。又折而西。十里經走馬哨。又

二十四里至澈河橋。澈河自西注之。又曲折東

南流七十餘里至白布店。恒河自西北注之。又

折而東流十餘里至煤峪口長河自東北注之

又七十三里過平崖子清河自東北注之

此與黃花

川南之清河折而南流二十餘里至峽口蛤螺河自

東注之又二十九里過遷安縣西經黃臺山又

二十三里折而東三里河自東注之

其河與二道泉合

又南流二十餘里經孤竹城

入盧龍縣界

又三十五

里至合河口清龍河自東北來匯之

其源出特布克入挑

林口復有一水自冷口來會之河流至此勢

永平府城西過虎頭石入於海

益寬大又十一里。繞雪峯寺。又二十一里。過武

山西。橫河自西注之。又三里。至偏涼汀。入樂州界又

東南流五十六里。過定流河。入樂亭界又三十六

里。至老河口。樂河故道今涸又西南流二十里。至小河

崖。清河自西北注之。此與黃花川南及平又七

里。至石家坨。灤自此分支。名高密河。常涸。大折

而西南流五十餘里。至新橋口。入於海。自河源

至此約二千餘里。酈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出

禦夷鎮東南按禦夷鎮為北魏六鎮之一其建
鎮之所雖不可考而魏太祖紀云築長城於長川
之西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里又魏世祖
破蠕蠕列置降人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概五原
陰山分六鎮是禦夷居六鎮之東自獨石口外
至開平皆其故地以今所考上都河源方向核
之道元所言非盡無稽惟云二源雙川夾山西
北流則未能實辨都爾本諾爾為濡水正源而

以夾山來會之三道河誤為濡源雙引其云出
山合成一川則即今之茂罕和碩耳。至云又西
北逕禦夷故城東其遺跡無可據惟以鎮北百
四十里計之當在今烏蘭河屯之地其餘諸山
水雖與今圖不能悉合然所云又北逕箕安山東
屈而東北流似即今之多倫鄂博圖其云逕沙
野西又逕沙野北則似指伊克們綽克至喀
喇烏蘇一帶沙磧言之其云三泉雁次合為一

水注呂泉水則似今之克伊綏河合伊克霍爾

昆等三源也云逆流水則似今之伊札爾也云

木林山水則似今之海留台水也云又東盤泉

水自西北東南流注濡河則似今額爾德尼布

拉克也又所云東南水流迴曲謂之曲河鎮以

今圖屈折形勢觀之蓋即今大河口自此以下

道元即闌入白檀要陽按其地距所云會武列

水之熱河境尚七百餘里漢時郡縣安得至此

其外尚何待深辨乎。至云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則為今之潘家口無疑。其云塞道自無終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陁。東至清陁。無終為今玉田。林蘭陁蓋今喜峯口。清陁即今冷口。即此以證不特塞垣疆界了然。即田疇引曹捺迴軍盧龍塞之處。亦可得其大概矣。其自潘家口以內至入海處。鄺註所記州邑山水。雖名稱今昔不同。而以志乘訂之。皆約畧可數。而未至大舛。蓋道

元於諸水源委詢考綦詳故所言時有相合者
惟未嘗親履其地且以漢言誌蒙古山水名目
往往傳訛傳會更不免認以千里則泥古而不
知覈實之過也。歐陽修云灤水出炭山東北

胡三省通鑑注因之其後陳組綬職方圖考顧
祖禹方輿紀要皆從其說今考獨石口外無所
謂炭山者惟巴延屯圖古爾山據勞三云土人
名其山為黑老山按昔人有謂濡水出黑龍山

者龍老音轉承訛黑龍山之言似不為妄今巴
延屯圖古爾山其陽石色黝黑所謂炭山或即
指此而明統志乃以萬全縣南之炭山當之其
地距獨石三百餘里則更風馬牛不相及矣
元史河渠志灤水出金蓮川中今獨石口外灤
源相近處無所謂金蓮川者按金史地理志云
桓州曷里泚東川更名金蓮川又元史地理志
云世祖命劉秉忠相宅於桓州東灤水北之龍

岡中統元年為開平府五年加號上都即今之上都河屯正在灤水之北桓州尚在其西考元周伯琦扈從北行記云至失八爾圖地多泥淖驛路至此相合地多異花有名金蓮花者似荷而黃至察罕腦免猶漢言白海也歷數驛始至桓州又王惲中堂事記云灤野蓋金人駐夏金蓮云云考其地皆與上都河屯相近失八爾圖當為什巴爾台蒙古語泥淖處也在上都西少

北察罕腦兒當為察汗諾爾蒙古語白湖也在
上都南少西金蓮川當在什巴爾台察汗諾爾
之間元陳孚金蓮川詩云茫茫金蓮川日映山
色赭昔人建離宮今存但古瓦蓋金時於此建
景明宮為避暑之所許安仁疏有金蓮千里之
外語以距京師道里計之亦相合又今什巴爾
台少西北有和洛和山蓋即金史所謂曷里辭
者川在其東去獨石口幾五百里其非濡源明

甚周伯琦賦得灤河送蘓伯修詩云清灤悠悠
北斗北千折紫環護邦國直疑銀漢天上来金
蓮滿川淨如拭盖灤河先送金蓮後至上都伯
琦詠灤河而兼及金蓮殆指河流所經言之修
元史者直以為灤出金蓮中誤矣 乾隆己丑
仲秋御筆鈐寶三天地為師惟精惟一乾隆宸
翰

引首

御筆 探源納派 鈐寶一 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寓意於物用筆在心几席有餘香即事多所
欣保泰虛衷激照研露漱芳潤萬畝經訓至味
寓淡泊水月兩澈明寫心叢雲追琢其章聊以
觀生意已有同春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仿趙孟頫臨黃筌蓮塘圖

一軸

〔本幅宣德牋本縱二尺二寸三分橫九寸五分淺設色畫枯荷水鳥并題〕

風動鯉魚波滿塘枯荷葉上獨禽翔別傳秋意
斯臨趙孟頫盡得風流彼勝黃筌蓊葦荇蕭疎筆幾點
水天幼渺尺盈方欣於五合同書法小幅度旋成趣
爽涼內府藏松雪臨黃筌蓮塘圖曾經香光
審定愛其筆意瀟灑落做為此幀并用題趙孟頫

題之庚寅新秋御筆鈐寶五乾隆垂露烟雲舒
卷游六藝圖

玉池

御筆 興寄鷗波 鈐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仿陳琳溪鳬圖

一軸

〔本幅〕宣德歲本縱二尺二寸橫一尺五寸六分設色畫蓉塘鳬立并題

不喜萍茵喜莎阪翠衿丹臆素纓昂秋風獨立
慮誰妬那學鷦鷯假羽翔陳琳溪鳬圖由子
昂潤色向曾題句幾餘偶倣此幀並用前韻題
之辛卯秋日御筆鈐寶五乾隆研露會心不遠
含豪邈然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仿沈周寒林獨蹇圖

一軸

本幅宣德牋本。縱三尺五分。橫一尺五分。淺設色畫。垂柳板橋。有人朱衣戴笠策蹇橋半。款并題。

石渠寶笈藏沈周寒林獨蹇圖。愛其意境瀟灑。輒仿為之。略得用筆大概。不規規於灞橋詩思也。辛卯長至月。御筆。鈐寶四。乾隆意在筆先。搞藻為春。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喜晴詩

一軸

〔本幅〕宣德箋本。縱三尺五寸。橫一尺一分。行書。

春雪如春雨。慮少弗慮多。所以於晴霽。惜恒喜
鮮哦。茲乃吟喜晴。況在盤之阿。陽光平原融。素
色高峯羅。林表漾霽暉。玉筍間黛螺。既不得農
務。於焉品畫科。黃鼎畫入神。斯實超神過。喜
晴一首。壬辰仲春月既望。御筆。鈐寶二。乾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淳化閣帖 十冊

本幅宣德牋本。十冊。甲三十幅。乙二十九幅。丙三十四幅。丁三十二幅。戊三十二幅。己三十一幅。庚三十四幅。辛二十六幅。壬三十一幅。癸二十八幅。俱縱九寸二分。橫一尺九分。

臨淳化閣帖全部。分卷序次。依

欽定重刻淳化閣帖。旁注楷書釋文。末

御識行書。

淳化閣帖既重刻成。即以雙鉤上石之本。命工填墨。比對臨寫。較之追摹墨搨。更能得其用筆神理。昔人謂雙鉤廓填。下真蹟一等。信不妄耳。十冊通計二萬一千餘字。自五月望日臨起。迄六月廿五日竟事。日率五六百字。亦有至千餘字者。悉視幾餘畧刻多少為衡。雖披治軍書。自朝至晷。未嘗稍輟。山莊清夏。藉以靜怡。而惜陰之道。亦在是矣。乾隆癸巳季夏月下泮。御識。

冊分鈴寶意在筆先。乾隆宸翰清心抒妙理墨
雲人情為田樂萬民之所樂鑒古一既香乳聽
調琴落紙雲烟游六藝圃研露樂意寓靜觀即
事多所欣茹古含今和順積中用筆在心觀書
為樂寫心朝日輝洗盡塵氛爽氣來心鏡敲詩
月下周旋久執兩用中烟雲舒卷含味經籍垂
露隨安室幾暇臨池寓意於物學鏡千古漱芳
潤得象外意乾隆

鑒藏寶璽古希天子八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
藏

御筆畫西番蓮一軸

〔本幅〕宣紙本。縱二尺一寸。橫一尺一寸。設色畫折枝西番蓮行書。

御製西番蓮賦。

考花譜則類屬之荷。非水植而名乃曰蓮。弗經見於中國。誰與號謂西番。昔詞臣曾寫實。亦點筆以稱妍。又不同乎斯卉。訝孰果其真。詮斯卉也。扶架用長。施蔓以延。向日專榮。傍晚收媚。一

莖一朵。有葉擎焉。其朵則綠跗五出。白華五公。
細蕊紛敷。中碧外藍。近心紫簇。心湧青拳。橫吐
五鬚。結如意團。頂作三珠。絳色呈鮮。葉亦五瓣。
紺絲引牽。奇形異種。絕等超凡。雖圖書之集成。
未麗譜而芳傳。余因思之初祖。有一花五葉之
偈。或即指此而標禪。不然。何五數之盡同。而三
珠在其頂也。豈非具三乘之義元。爰設色以傳
形。笑結習之未蠲。西番蓮畫本絕少。錢維城

雖曾畫及亦不相似山莊清暇恰見此花因寫
此一枝並成賦見意書幀端乙未季夏下澣御
筆鈴寶六乾隆游六藝圖筆花春雨即事多
所欣心清聞妙香附臣工敬題

訝是西番種何來陸地蓮植殊不勝蔓現豈
有因緣五出跗魚萼層臺聳復聯素心通宛
轉淨質純鮮妍縹或滋甘露珠非浴醴泉合
開知晚旦色相微中邊

避暑呈清供
拈香喻盡禪一枝仙藻具三昧化工全

體物毫新染
登高賦早傳生香真活脫妙諦自融圓品儼如陀

利名應湖竺乾鈍根聞欲悟半偈贊難宣臣
于敬中敬題鈴印二臣中

寶繪拈將彩毫鮮一枝擎中露珠圓迎風片
片花光博對影層層塔勢懸臺淨五禪超嚴
上香嚴三色寫無邊

山莊

即是清涼

妙指分明意益宣賦心如畫畫如蓮相對相富更
宛然七寶重臺聞妙法一花五葉現初禪聲

依

薰永三生幸種自西來萬里緣朵朵香雲承
佛日專榮長向午時天臣梁國治敬題鈴印二臣

治

鑒藏寶璽古希天子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書洪咨夔春秋說論隱公作偽事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六分橫二尺七寸八分行書

書洪咨夔春秋說論隱公作偽事 春秋以三

傳為近古。後世注疏家愈遠愈奇。而愈不得其正。即如不書隱公即位。左氏謂攝。蓋引而不發。似矣。公羊以為桓貴。則已失之。惟穀梁一則謂成公志。再則謂成人美。終則謂輕千乘之國。蹈

道則未持論平正而不苛然三傳即能得聖人
筆削之精義耶吾不敢信而後世操同室之戈
炫獨出之見求勝人而反昧已比比是也如洪
咨夔春秋說之論隱公直以為作偽日拙吹求
實已甚焉其言蓋出於盧仝春秋摘微之緒論
夫仝去三傳幾千百年而咨夔又去仝幾四百
餘年拾人唾餘而以為自出已見此何能欺千
載之公論乎謂之為責賢者備猶屬左袒耳

丙申季夏中翰避暑山莊御筆鈐寶二所寶惟
賢乾隆御筆

引首

御筆論閨唾餘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命追復睿親王封爵及復開國有功諸王原
號並予配享諭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橫四尺二寸行書
命追復睿親王封爵及復開國有功諸王原號
並予配享諭 睦親彰善王政宜先繼絕昭屈
聖經所重朕自臨御以來閒日恭閱

列祖

列宗實錄一冊因得備知

祖宗創業艱難及爾時懿親蓋臣勤勞佐命底定中原偉伐殊功實為從古所未有。而當時策勛錫爵榮號崇封所以酬答者本從優厚迨其後或有及身緣事旋被降削者或有子孫承襲更易封號者迄今平情準理若不為之溯述闡揚追復舊恩於心實有所未愜因念睿親王多爾袞當開國時首先統衆入關掃蕩賊氛肅清宮禁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一切創制規模

皆所經畫。尋即奉迎。

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以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顧以攝政有年。威福不無專擅。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遂致歿後。為蘇克薩哈等所構。授款於其屬人。首告誣以謀逆。經諸王定罪。除封其時我。

世祖章皇帝實尚在冲齡。未嘗親政也。夫睿王果萌異志。則方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為。且吳三桂之

所迎勝國舊臣之所奉止知有攝政王耳其勢
更無難號召即我滿洲大臣心存忠篤者自必
不肯順從然彼誠圖為不軌無難潛鋤異己以
逞逆謀乃不於彼時因利乘便直至身後以斂
服僭用明黃龍袞指為覬覦之証有是情理乎
況英親王阿濟格其同母兄也於追捕流賊回
京時誰報李自成身死且不候

吉班師睿王即遣員斥責其非並免王公等往迎之

禮又因阿濟格出征時。脅令巡撫李鑑釋免連。
問道員。及擅至鄂爾多斯土默特取馬。令議其
罪。降為郡王。平日辦理政務。秉公持正。若此。是
果有叛志無叛志乎。又

實錄載睿王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遣人傳語
曰。今觀諸王貝勒大臣。但知諂媚於予。未見有
尊崇

皇上者。予豈能容此。昔

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請。予即尊位。予曰。爾等若如此言。予當自刎。誓死不從。遂奉

皇上。續承大統。似此危疑之時。以予為君。予尚不可。今乃不敬。

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後。有盡忠

皇上者。予用之。愛之。其不盡忠不敬事

皇上者。雖媚予。予不爾宥也。且云

太祖恩育予躬。所以特異於諸子弟者。蓋深信諸子

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每覽

實錄至此。未嘗不為之墮淚。則王之立心行事。實能篤忠盡感。

厚恩。深明君臣大義。尤為史冊所罕觀。使王彼時如宋太宗之處心積慮。則豈肯復以死固辭。而不為邪說搖惑耶。乃令王之身後。久抱不白之冤。於泉壤心甚憫焉。假令當時王之逆跡稍有左驗。削除之罪。果出於我。

世祖聖裁朕亦寧敢復翻成案乃實由宵小奸謀構
成冤獄而王之政績載在

實錄者皆有大功而無叛逆之迹又豈可不為之昭
雪乎昨於乾隆三十八年因其瑩域久荒特勅
里為繕葺並準其近支以時祭掃然以王之生
平盡心王室尚不足以慰彼成勞朕以為應加
恩復還睿親王封號追諡曰忠補入

玉牒並令補繼襲封照親王園寢制度修其瑩墓仍

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原傳尚有未經詳叙者
並交國史館恭照

實錄所載敬謹輯錄添補宗室王公功績傳用昭彰
闡宗勛至意又如豫親王多鐸從睿親王入關
肅清京輦即率師西平流寇南定江浙實為開
國諸王戰功之最乃以睿親王之誣獄株連降
其親王之爵其後又改封信郡王雖至今承襲
罔替但以王之勲績超邁等倫自應世胄原封

以彰殊眷豈可以風影微青輒加貶易乎朕以
為應復其原封又諸王中披堅執銳拓土開疆
共成一統之業者如禮親王代善後改封康親
王鄭親王濟爾哈朗後改封簡親王肅親王豪
格後改封顯親王克勤郡王岳託後改封平郡
王當時俱茂著壯猷克昭駿烈載在宗盟今其
子孫所襲均非始封之名外人不知妄疑宗藩
當國家締造時有大勲勞而後裔均不得長延

帶礪似為闕典。即其本支承家襲慶。以去祖漸遠。幾忘其先世錫封之由。弗克顧名奮效。所係於宗室子孫者甚重。況功臣世封內。如楊古利之英誠公。費英東之信勇公。額亦都之果毅公。俱以本號相傳。其子孫承襲者。各能溯勛閥。以宣偉績。不失故家喬木之遺。今以親賢世胄。竟改其初封嘉號。何以垂詒奕禩。示酬庸追本之義乎。朕以為應復其原號。着交軍機大臣會同。

宗人府悉心妥議具奏其餘宗室諸王貝勒等如有顯著功績其封爵後經降奪者除本身身罹重愆自不當復邀優典若係承襲之子孫獲咎議處者僅當斥其本身而不當追貶其祖宗世爵方為平允亦著一併會查議奏再配享

太廟諸王僅有通達武功慧哲宣獻四郡王其

太祖

太宗

世祖時戮力行間櫛風沐雨之親藩如向所舉數人
皆未之及。蓋由當時議禮諸王各懷私意。遂爾
沒其勛伐。不得同侑馨香。豈足以彰公道。所有
睿親王禮親王鄭親王豫親王肅親王克勤郡
王俱着補置牌位配享。

太廟用以妥功宗而昭渥典。至通達郡王係
顯祖之子。武功慧哲宣獻三郡王係

景祖之子。當時雖身與配享。第以三郡王宗支已在

覺羅宗室王公表傳內亦未立通達郡王傳國
史傳又以屬在宗潢令此四王無所附麗亦覺
缺典著交內閣國史館補為立傳通達郡王入
於宗室武功等三郡王列於國史諸大臣傳之
前或當時記載簡少功績無由稽核不拘詳略
各立一傳以徵信實 戊戌孟春月中澣御筆
鈐寶二乾隆

〔引首〕

御筆 雪枉表忠 鈐寶一 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垂露即事多所欣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追復睿親王封號並復其宗嗣襲封子謚配

享詩一卷

〔本幅〕宋蠟箋本縱一尺六寸五分橫四尺三寸行書

追復睿親王封號並復其宗嗣襲封子謚配享詩以誌事

有序

稽宗盟之軼事展親兼以褒

功覈方策之遺聞申枉因而繼絕睿親王者屬本懿藩分居執政勤勞王室悲忱洵同姓之良

綏定燕京偉績更諸王之冠顧以任隆見嫉亦
或氣盛招尤履霜之釁潛積於多年戴盆之冤
頓興於既逝指斂衣為佐證理知所必不然肆
羅織以深文獄甚於莫須有徒以衆怨之構成
貝錦而執作爰書尚非

親政之年矯綸綍而竟從重典繫予恭披

實錄鑒王著有大勲當危疑推戴之時拒羣議而匡

扶

冲主。迨戡亂肅清之際。迎

聖駕而肇建丕基。且誠比列之詔。諛勗以尊

君親。上復斥同懷之愆戾。加以義正詞嚴。歷歷俱存。

班班可考。緬其誠蓋皎如白日青天。嘉乃壯猷。
允矣。信今傳後。使果有不軌之志。未嘗無可乘
之機。乃貞心既矢於寢興。豈逆跡轉萌於泉壤。
無端而暴其罪狀。每惻於中。如是而坐以叛名。
宜昭其屈。念疇昔非由。

親決弗嫌舊案之翻為國家特叙成勞惟協公評之
當用是復其王爵仍教世襲茅封並為錄彼宗
支咸使列於

玉牒葺園寢而春秋祀享配

太室而殿廡筵班補列傳以連篇準易名之一字推
祖宗之恩意辨誣足勝金勝勉子姓以欽承守緒奚
煩鐵券爰成四韻並引長言

流言恐懼似周

公公則生前王已終

唐親王之冤獄與周公之流言相似然公之受謗在

生前故恐懼可以有待王則遭誣於身後故是
非無以自明然于恭閱實錄為之昭雪較
諸感風雨而發金膝
卷似尤光明正大耳
無倖位心真是睿有開基
業孰齊忠謚增一字非私惠論定千秋付衆同
配食襲封推

祖澤睦親悼叙勗宗功
戊戌新正月上澣御筆鈐
寶二惟精惟一乾隆宸翰

引首

御筆
雪枉褒忠
鈐寶一
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天地為師落紙雲煙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命仍稱禮鄭豫肅諸親王及克勤郡王原封
爵號並予配享詩以誌事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橫四尺二寸行書
命仍稱禮鄭豫肅諸親王及克勤郡王原封爵
號並予配享詩以誌事

有

溯維城於王室同

扶有永之

鴻圖考列爵於宗盟各著非常之偉閎事在本朝為
極盛蹟皆前古所罕聞每以繹尋

實錄之文。因有追叙成勞之典。粵稽禮部實惟讓王。
四路分殲。薩爾。許助揚。

神武連營。并剋山海關。奮厲師貞。翊。

聖明而特表蓋誠。誅逆惡而不徇私義。至鄭王屬居
近派蒙。

太祖育自宮中。初定平壤之盟。旋鼓寧遠之勇。遵化
歸化。頻建豐庸。松山杏山。疊施勝筭。剪強藩而
成一統。識裕先幾。膺攝政而疏干言。監陳。

前憲若夫論功之最惟豫尤超幼統偏師荷嘉名之
摩錫獨抒長策舉大勢以全規洎入燕京遂專閭節
破潼關而追流寇狂魄尋僵平江介以定中原
遊魂自滅又如肅武親王之百戰稱雄而秦地
恢城蜀疆殲賊勲尤崇也他若克勤郡王之屢
征奏捷而降納朝鮮計圖明塞畧更優焉是為
同姓之股肱名皆炳著並照當年之耳目人所
艷稱乃日久而舊號俱更雖世及而遺風幾泯

爰命復原封之號。俾同竹帛以常新。並教列配
享之廂。咸侑馨香。而弗替餘凡。類也。志予詳求。
念櫛風沐雨之勞。使徵獻者知宗功之不朽。比
礪山帶河之永。期襲次者懷祖烈以毋忘。用紀
長歌。兼疏小引。貝勒讓之。如汝陽薩爾。許戰
我武揚推戴。

冲主出丹誠。不私子孫德。尤彰。

宮中有養子姪行。其名曰濟爾哈朗。戰功多矣。難

數詳同攝政亦抒謀臧速取雲貴見誠強幼領
偏師建績昂褒蒙

聖嘉賜美名直入潼關賊奔商旋師平定江南疆功
莫大焉策允良整兵入蜀肅親王陣斬巨寇張
獻忠悉平內地警諸羌禮親王子智獨長濟以
惻懷復勇往盟定朝鮮勅克襄恨未得與定北
京是皆巨擘輝天潢與復舊號並配享其未及
者付考章並教一一稽宗盟雪冤彰善示後獲

祖

宗恩澤予衍慶本支百世奕祺昌 戊戌孟春中澣

御筆鈐寶三妙意寫清快乾隆

引首

御筆 勲溯宗盟 鈐寶一 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卅有同春稽古右文之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程敏政重修觀音寺記訂訛 一冊

本幅金粟箋本八幅縱九寸三分橫一尺九分
行書

程敏政重修觀音寺記訂訛 朱彝尊著日下
舊聞載玉河鄉之觀音寺所供奉觀音大士像
謂自杭州天竺寺移來而引程敏政記以實之
然咸淳臨安志又謂僧道元逢金難時秘大士
於井兵退知井所在得像歸之是疑案也不可

以不辨。夫大士為佛妙觀察智。豎三際。橫十方。無時無處不在。不係乎像也。故佛云。以色見聲求。皆屬邪道。法身化身不可見。報身則可見。像者。報身之偶託者耳。既云偶託。則假中之真。亦不可不求其非中之是。既求其非中之是。則吾以為仍在天竺者。是而玉河鄉者。非也。何也。天竺嘗四至矣。大士相好。宛存於心。且命工肖斯像二。而供奉之於御園之法慧寺。及玉泉山之

清涼禪窟。茲觀程敏政之記。乃若實有其事。亦不無生疑。遂命奉宸詣玉河鄉。昇大士像。至觀之。則長短豐瘠。迥然不同。天竺者。且五色裝嚴。非所謂古木本色者也。於是憬然悟程敏政之傳訛。並翻然悟道元之傳會。而天竺之大士。本不即不離。無來無去。謂燕京之大士。與天竺之大士。是一不可。何況云二。是則兩處之記。本出於僧人執像炫俗之見。而不明理好奇之文人。

遂亦信耳食而恣影談。即以彼時事蹟論之。烏
珠南下。欲得宋之土地耳。其次欲得貨財耳。且
金與元不同。元固蒙古信佛。金則不然。何必遷
大士至北京乎。蓋兵燹之餘。寺或因亂致燬。僧
或隨而至北。在北者欲神其說。而荆寺在南者
欲復其跡。而耀人。以致兩地各有一大士。而豈
知大士無來無去。是一不可。何況云二哉。雖然
余茲筆之篇。而訂其訛者。得毋仍執一二是非。

彼此之魁而違大士如如無我之本願乎哉

戊戌孟冬之月下泐御筆。鈐寶三。所寶惟賢。乾

隆御筆。天地為師。

鑒藏寶璽。古希天子。八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
藏。

御筆月令七十二候詩 四冊

〔本幅〕粉牋本四冊第一冊三十八幅第二冊二十九幅第三冊二十二幅第四冊二十五幅每幅縱八寸五分橫八寸一分行書

月令七十二候詩

唐有

訂月令以貫年呂覽經

漢儒之輯繫時訓而臚曰周書述汲冢之遺迨
條列候名魏收始登之歷志廼吹求節氣林甫
擅竄夫經文他如遁卦驗之流傳不無岐互溯

彼夏小正之纂記頗有抵牾今曲臺既布在學
官而時憲復徵為典故海寓奉一王之朔固敢

差池士林準六事之恒疇能擬議顧考自三唐

以下等賦其金

唐時試帖間有以月令即檢諸
命題者約計不及什一

四庫之中莫尋斯什

命館臣於四庫全書集部
內檢之自唐迄明從無詠

七十二
候者祇有東海散人之作實同巴渝下里之

歌雖獺吠在所必刪燬其他知禁非已甚固蛭

鳴殊無足取存厥真見格本太卑

國初顏德基
東海散人集

有此題其他書較謬本朝悖謬應燭而錄七十
二侯之作尚無違礙語姑存此卷亦使人知余
實不襲其茲乘清籟之幾閒爰按陳編而拈詠
隼字也

由春孟迄於冬季歲月勻排從凍解遞及澤堅
始終具舉既隨題而得句亦因事以立言或為
闢謬砭訛仍復引伸觸類如鳴蜩鳴蛭之弗與
何鵲鳴忽欲從周彼祭鳥祭獸之無稽即獺祭
寧諳報本鷄鵲鴈之未詳其族嗟耳食徒事紛
呶鹿麋麋之鮮識其羣繫目擊方堪釐正虎性

惟知猛噬。奚由感善。政於劉昆。露氣宜有高低。
誠足誚求仙之漢武。蟄獸善藏其食穴。秋官之
訓。詁滋疑。飛鵲受抵乎玉山。桓寬之鹽鐵非妄。
蝦蟇觸雨晴之氣。漫誣鄭衛之音聲。雷電味先
後之機。應悟震光之近遠。蜃蛤入於淮海。誰則
見之。雞雉順其雒孚。故嘗聞也。泉動比源。長不
涸。車牽非凍結。何行。風至與物極同詮。舟居詎
梅蒸可避。反舌畧如鵲鳴。寒暑攸分。寄生曷肖。

螳螂質形又判進先園史王瓜殊苦菜之鋪菜
開護封塹荔挺讓桃華之待沐若夫鷹在野而
自能常飽可遁於敵懷因糧至如雨漸石而正
協時行每懼其漲川害稼木蘭值鴻賓之際雁
臣祿効馳驅太液當魚陟之前冰枝閱施頌賚
栗留喚夢穰秋最企豫齊戴勝降桑登爾尤塵
吳越凡皆即此以通乎彼間亦舉一以例其餘
日就四章幾滴纔聽蓮漏期羸半月三英恰數

冀階大而課織劬農。兼該圖治精之格物窮理。
洵足愜心披七十二候之都全約。仿生春賡疊。
依三百六句而適遍。差強花信更。畚於焉體物。
緣情。豈曰因難見巧。儼曾經意。視此弁辭。正

月立春節三候。一陽子半已初生。論節應從

元繼貞。底識立春標歲始。試看解凍拂風輕。閭
閻欲暖漸徐泛。習習為條波細呈。育物對時義
象著。登臺何以樂吾氓。

東風解凍

青陽氣應水和風

振勢旋因及百蟲。俶指數來劉逮五。披襟對處
恰從東。蠕蠕欲動方啟戶。屈屈求信尚守宮。蛇
蝎蛟龍無不育。大哉造物有鴻功。蟄蟲始振解凍非

云凍絕無輕漸薄。凌尚存湖陟之乍擬親迴鴈。
負則偶然殊聽狐。逸士且遲思澤畔參軍何用

喻。俶隅設云結網臨淵羨。董子名言亦啟吾。魚陟

水正月雨水中三候。物生孰不性靈含。海獺

知春視亦耽。度水因之為曲穴。祭魚遂爾取深

潭圍陳乃似習乎禮狠鬪依然敗以貪何事簡

編列書凡寓言仍復有樊南

懶奈

旋轉琉璃物

盡知自然隨運那資師衡陽律暖因呼侶塞北

天寬可育兒

鴈於仲秋往南避寒至仲春則迴向北蓋鴈本聚居於沙漠水澤間

字育皆在其地耳

嘹唳度雲聲落漢徘徊印月跡留陂

君王鳬鴈光輝有莫漫高飛太液池

俱鴈

昭蘓

索籥遙侵尋不疾不徐豈且惜遍地含茅及草

甲連林柳眼與梅心形於無處覺其有色向淺

中染以深物自樂哉民孰眷惻然漢詔意貽今

草木萌動

二月驚蟄節三候 穀穀山凹復水邊春

華頭踏信初傳欲彈蓓蕾耐寒峭得弄丰姿灼

日鮮白似與梅作孤注紅如忌杏著先鞭開時

巽二慣相妬望雨長教歎悵然

山桃開時輒多

居每常盼雨不能暢適也

故花時多

金衣恰試出幽黃遷向

喬林聲漸揚豈有不平鳴咄咄率因應候舞裳

裳調喉無礙歲枝密刷羽偏能選樹芳我讀

風重民事聽之每為念鷺桑

倉庚鳴

鳩化為鷹鷹

化鳩

鳩化為鷹雖不見於月令而見於京房易占

仁於春返義之秋

孔氏曰反歸舊形之謂

戴家不盡辭因著

大戴禮曰鳩也者非其殺之時

也善變而之仁故具言之鳩為鷹而之不仁故不盡其辭

董氏扶陽意可求

禽類尚能體愛育人心豈得恣虐劉寄言行獵

渭城者亟亟何須屢下鞫

鷹化為鳩

按月令仲春

鷹化為鳩王制又有鳩化為鷹之文鄭司農注

云鳩化為鷹在仲秋是二物互相變化見於禮

經雖因溫肅以言仁鷲之理而其何以能化於義未詳但今之鷹產於北塞貢至鷹房飼育之而鳩則林藪皆有即所謂布穀林丞蓄鳥雀者間亦育之乃衆所共見且鷹大而鳩小其形今古不異亦殊不相類鷹或養至數年而鳩亦可經歲不聞其互為變化也豈施於鞲籠即不能變易而飛鳴山澤間始能適其性乎蓋鷹之類不一鳩之類亦不一世人各予以名注釋者傳

聞無據甚有以鳥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之說尤為倒置故禽經鳥疏聚訟紛如難以殫辨鷹能化鳩鳩復化鷹蓋必無其理亦如冬夏麋鹿之角解非經考定不能覈實此予所以有取於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也

二月春分中三候 春來秋去孰為之夏見

冬歲亦豈奇祇以翱翔能任運遂如宛轉善知時儻逢王卷本無意欲入盧梁底有窺千古原

多招詠祿而何獨著道衡詩元鳥震位更臨中

月候為雷初試發聲和屈伸契出天教喜雷鼓

利興律豈訛望雨每因希聽亟推雲惟是祝休

多顧家詩句傳奇語奇矣其如鄙若何是顧德法

有雷家兄弟折衝初及風雲連日候泥猪之句又自注云雷州古海康郡雷在地下如猪又雷

兄弟五人惟第五最剛躁為天帝折衝拒難之

居其意止知好奇但語涉不經詩筆亦近鄙俚

天雅所弗尚也雷電相需孰後先或因遠近識其然雷緣近故先聞耳電以遠斯後見旃五日

為期亦約畧

見月令考春秋疏引河圖云陰

輝雅云電與雷同氣其說亦合因驗以來所見
聞者如電光甫掣霹靂即隨此發之至近者也
或電光久閃雷乃徐鳴此稍遠者也按易云震驚百里
而不聞雷聲此相去甚遠者也按易云震驚百里
里世因有雷百里電千里之語亦言百里以外
即不能聞聲而電附天而飛故光能及遠如夏
秋之夜電光閃爍遠薄雲表而近地則星月皎
澈或久而雲湊而集雷電交作足為自遠而至
之徵或竟夜晴而不雨則俗所云百里不同天
也蓋雷與電本非二物以今鎗礮喻之電光當
在雷聲之前其理易曉故仲秋月令僅言雷始
收聲不復言電也魏書律志乃以五日一候
分屬之則未二儀妙運藉昭宣協時惟正不語
免夫之泥耳

怪何必奇稱列缺鞭

始

三月清明節三候

桐

生茂豫達春三。遂有桐華枝妙含花落實成青

則美實孤花望白應慙

華而不實者曰白桐華而結實者曰青桐見月

今集熟知周室琢圭戲却憶鄘風作瑟堪萋萃

待他鳴鳳集卷阿吉士喻良談

桐始

三月由來

辰候當火鷄水氣化其常相生位應子而午交

變神彰陰與陽田害去斯為善事禮儀成或佐

佳湘堯居設以云比儼我亦無心黃屋黃

田鼠化為

驚天地緣何淫氣行晦翁茲語我親生毛詩

傳謂大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故莫

敢指鄭箋云虹乃集傳乃以虹為天地之淫氣殊

比義相合朱子集傳乃以虹為天地之淫氣殊

害於理夫虹乃日光雨氣相薄而成並無淫義

即如天地絪縕萬物化生乃陰陽二氣妙合而

居皆正通非淫氣也若相合即以為淫是夫婦

人倫之始亦當以淫目之則魯論所云閭閻樂

而不淫孔子論定豈亦不足徵耶總由朱子說

諸不免拘而附麗之失正解矣然邠鄰衛三國

之世亦引而附麗之失正解矣然邠鄰衛三國

詩尚從小序也至鄭風則自緇衣以下惟六篇

與舊說相侖餘十五篇悉以淫奔斥之其與小

序合者不過東門之墮及漆洧二篇外此雖無

兩之思君子於之刺學校廢揚之水之閔無

臣亦目為淫奔而於將仲子之刺莊公山有扶
藪諸篇之刺忽皆置其國事而不問豈誦詩尚
論之義哉蓋朱子泥於鄭聲淫一語凡鄭詩之
以人言者無不屬之淫奔不知鄭聲淫乃言其
聲非言其詩也鄭衛之聲大率近於淫靡非特
秦漢秦海本屬蕩佚之詞即令取二南之闕雅
鷗巢諸篇奏之亦安能舍其土風而別從正始
乎因辨虹為淫氣而引仲觸類及此並非有意
推尋惟折衷於至理而已春深律暖致斯見日映雲輕因以
成西宇朝濟必其雨東方暮現定為晴武夷亭
幔空中架躡此居然到玉京虹始三月穀雨中
三候植根於水實無根非色非空至理存鶴

食鴨茵因物付面青背紫任風翻虛舟不繫堪

相擬老血變為本戲論最是風人王化被采蘋

南澗意猶悖

生 始

七候曾經鷹化時拂其羽長

上高枝每憐喚雨鳩佳矣似較呼晴鵲勝之聽

去邕邕原入律看來楚楚可為儀夏初春末望

霖憫林外鳴音共鎖眉

鳴鳩拂其羽

按鳴鳩戴勝

月令以紀農桑之候其為二鳥可知解者以鳩為布穀而以戴勝為織紵之鳥亦判然相別乃

後世逞其臆見。既以鳩為布穀。又以為即戴勝。則惑矣。蓋布穀之為鳩。確乎可信。於何知之。田家每以布穀鳴。驗雨候。即所謂班鳩也。其形與聲了不相混。而於鳩喚雨之說亦合。若戴勝本名鷲。因其頭上有毛如勝。亦得戴勝之名。不聞其亦能喚雨。故孔疏直駁孫炎所云鳴鳩自關而東謂之戴鷲為非也。考之鳩凡十四名。或戴勝即在其內。但不得與班鳩合而為一。且如郊

予所陳五鳩九扈當時分以命官注疏家亦艱於詳考則非驗之於今固不能徵古而無疑耳

既解催耕復司織堪於禽類首稱良農人聽

若呼布穀

解見前以詠七十二候姑從舊說

蠶婦觀之識降桑

仁見謂仁知謂知逸誠非逸忙非忙卯生嘉爾

重民事儀鳳何須頌飛祥

戴勝降于桑

以上第一

冊四月立夏節三候二物訛為一物鳴螻蛄

螻蛄異形成

螻蛄鄭注云蛙也孔疏云周禮螻蛄氏鄭司農訓為蝦蟇按蝦蟇即蛙

孟夏正其鳴時。告蟪蛄乃解。雖有能飛能緣能遊能穴能走五技而不言能鳴是蟪蛄與蟪蛄。

姑判然二物也。未嘗精考禮月令遂致謬傳。夏得混而為一也。

小正

顧德基詩土狗宵來一部。宜自注云蟪蛄。夏小正數鳴是也。一名土狗。按夏小正四

月為蟪蛄。德基乃引三月數則鳴。且又取俗名土狗為釋。非惟詩格庸陋亦足見考覈之不精。早

蛄自能飛。艱上屋。蟪蛄惟知伏喜依坑。每當望雨

傾聽際

蛙鳴為雨占

偏厭歲泥不作聲。

蟪蛄

食飲泉

泥已足安。忽然出土。每僵乾。龍蛇漫喻失其所。

騰達。由來取自殘。仲子操充亦奚可。歐陽文就

頗宜觀然非雨透初無此

伏蛇性喜陰濕常土

酣乃來望澤常從薜砌脊

出蛇一例王瓜種各

別欲求其實定誰耶黃菟或道郭云是草挈復

稱鄭注差

爾雅黃菟瓜郭璞注云似王瓜而王瓜自謂之藤茹又名鉤茹蓋別是一

種也鄭康成月令注云王瓜草挈也考衍義云王瓜體如枯槁七八月間熟紅赤色今人謂之

赤電子與陶隱居言王瓜生籬落間者相合至鄭注草挈本草作菹華江浙多有之秋結黑子

如櫻桃似非王瓜也即物件訛猶此甚於人好惡定當加

生花器實仍初夏晚較唐宮亦自嘉

余以為王瓜即黃瓜

每於四月進鮮學園餘疏云王瓜燕京人種之火室中逼生花葉二月初即結小實中官取以云供唐人詩云二月中旬已進殿不足為奇矣云云足為王瓜即黃瓜之譜今雖入誤稍晚然猶種藝得法而成非藉四月小滿中三候氣大官獎火也王瓜生

備四時當夏成首陽采秀佐和羹其甘如薺風

人詠非赤若珠顏氏評

顏氏家訓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

今中原苦菜是也又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子大如珠或赤或黑今河北謂之龍葵世以此當苦菜乃作苦充腸宜旅客杜甫詩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

大誤也

微酸入口合書生信能咬得其根者卓犖何妨

百事營

問見錄江信民言
菜根則百事可做

人能咬得
苦菜秀草原細矣

加之靡索索其能免早摧設使自居於傾覆應
知誰得與栽培砌旁葶蘆先零矣園裏松筠自
若哉却憶雍陶有佳句客心似此亦堪哀靡草死

春謂竹秋夏麥秋竹秋無繁麥秋休久從望雪
培根固乃得翻風結穗稠寢念豫齊為歲計河南

山東以麥收為重二麥熟則農民
生計自饒因有一麥抵三秋之語每因餅餌切

民憂兩岐非瑞普豐瑞艱致其豐用是愁麥秋

五月芒種節三候 螳螂形異小蜘蛛何謂蝶

蛸之母乎

鄭注云螳螂蛸母也按螳螂毛傳謂之長跗引郭璞曰小蜘蛛長脚者

陸璣云一名長脚其形與螳螂絕不類何云是其母乎若蝶蛸著木形如半箇尚未化成更不

得以螳螂為母也

大抵方言原各別未精爾雅外相呼

中郎博物知機早御者開君喻理殊一介陰蟲

能識節仲舒三策語非誣螳螂螳螂已應一陰

生鴟鳥一陰亦應鳴物類氣機運相感圓神方

義道堪明雖然彼豈知乎此徒以言而紛有評

戴氏掇其呂氏語幾曾月令聖人成鳴始百舌

能為百鳥語將臨夏至寂無鳴嚙喉已過陽極

盛噤舌因於陰始生飛掠花間祇留影棲停樹

杪亦收聲順時而動順時靜何有韓文不得平

反舌無聲五月夏至中三候木蘭鹿與熱河麋解

角均於夏至時雖曰北同頭禿兔原者牡異隊

分之鹿角解後壯鹿之類亦禿迺視與與北鹿無異然北壯仍別羣而過原未嘗不可辨

也下米頭似牛羊晚音長避暑山莊作文園四詠鹿篇有野鹿如牛

羊日夕每友去聊欣左右宜著說證明千古外
下來之句

此非矜智驗真知

鹿角

按月令仲夏鹿角解

仲冬麋角解孔疏謂說者多家皆無明據熊氏
以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角解麋是澤獸冬
至得陽氣而角解穎達雖引其說而不信其說
然亦迄無定論以今考之木蘭之地多鹿迤南
亦間有麋至盛京吉林熱河則有麋而無鹿雖
鹿大而麋小毛色亦異然無不夏至解角乃知

熊氏之說誠誤也。非惟熊氏誤，即小戴所採呂氏之書與大戴所錄夏小正之冊亦皆誤也。然則遂無解角於冬至者乎？曰有之。則南苑之塵是余既辨正而為之說。詳見後塵角解詩按。

五月為蜩七月蟬時殊一物兩名遷初聽仲夏聲猶細漸泛薰風韻亦鮮。欲笑鵬飛圖九萬漫驚螳捕在絲弦。幽詩既曰行姒令於鵲之鳴胡

舛焉。

幽風五月鳴蟬是行夏時也而七月鳴鵲實夏之五月為周之七月小以一之日二之

日數之則為七公旦之語
何以有此外西 蟬始鳴藥草生當五月中江

南端弗及齊東率因地道時差異自致物羣品
不同水玉象形名頗得守田會意號尤工岐黃
之術非吾曉修治無須問焙烘半夏六月小暑

節三候 南風曰巨即溫風至極至來訓不同

至亦訓極亦訓來季夏暑氣之至
極故曰溫風至非謂其初來也 季也定非來

以始夏我應是極而終登臺拂拂面猶撲揮扇
炎炎汗更融却憶良農方炙背三耘努力闢田

中。

溫風

六月莎雞振羽時不妨逢壁且居之或

墻或穴原無定曰蠕曰肖則尚遲屈以為伸應

有待動由乎靜更何疑孟冬仍即於牀下復始

歸根理在茲

蟋蟀居墀

爾雅禽經名已紛鵲師赤輩

本能分

鵲師赤者回語為司鷹鵲之人如蒙古語所謂錫保赤者也鷹鵲各分其

類而詞養者亦不

同也詳見後按當春毛換方弱耳經夏羽堅

始摯云野者自當謀食巧養之斯在用功勤

野當春脫羽時每脫不過一月且舊者萌脫新者即生故尚能搏物以自充以飽其經人高養

者曰。陸氏換毛時。必覓鳥雀飼之。毛羽皆成片而脫。故不復能飛。搏必待新毛長。金然。後奮翮。此事。回人知之。宋詳。畜禽亦實尋常事。板屋為向。詢之。白和卓云。

奢似費文。

元史命興和建屋居海青。蓋海青換羽時。不可無木籠。以聽其施尾名。雖

為屋。實則籠耳。今時亦然。乃養鷹常事。並無多費。而史家謂之建屋。過甚其詞。意在寓譏。不知其言之失實也。鷹始摯。按禽經。於鷹鷂鷂鷂之屬。名類

糾紛。往往強為牽附。且以小而鷙者為隼。大而鷙者為鳩。殊失實矣。夫鳩自為類。性亦不鷙。與鷹鷂之屬。何涉。而爾雅翼又云。在北為鷹。在南

曰鷗尤支離無據不知鷹與鷗本是兩種豈因
南北異名良由書生目不識鷹惟據紙上陳言
互相傳會設叩以鷹鷗之所長其不茫然莫對者
幾希矣試以鷹鷗各種言之鷹則用以取雄者
也鷗小於鷹止能捕鵲鷗較鷹為大善搏
兔故亦謂之兔鷗又有一種捕野鴨者謂之鴨
鷗惟鷗之大數倍於鷹鷗故鷹與鷗皆可攫而
致之集則今無其名然曰小而鷗則於海東青

為近其飛窠高故能擒天鵲第產於黑龍江故
注禽經者未之知耳至若鷹在野雖換羽時亦
能攫物以資啖盖一日不自覓食則苦饑而居
籠者日飽肉食無所容其自求故脫羽即不能
奮擊若令野鷹效之其不坐以待斃者鮮矣斯
事雖小可以喻大如我國家

開創之初八旗子弟隨征從無輸輓軍儲之事而人
自為戰士馬飽騰今承平日久或征調滿洲兵

非齋糧即不能行。可見自食者力勤人食者志
惰。孰謂禽鳥之微不可通於政治乎。六月大
暑中。三候。草腐無情。却有情。化為螢乃傍宵
行。得陰氣不愁雨濕。生夏方因似火明。遊月居
然。雜星點。泛風奚礙。傲燈檠。東山什善體人意。
世事那能免遠征。腐草為螢土王原當於四時。夏之
德火乃蒸之。潤而為溽。歌無比。濕以成炎。鬱宣
辭。圖治欲因去酷吏。靜心誰得似禪師。繼儒乃

曰舟中好識者知其有遁詞

內府藏有陳繼儒字幅云人但知避

暑而不知避梅避梅無過舟居如鑊湯裏避暑為衆熱所不到雖拾佛家語未免壞他世像為

遁詞云月建未斯當井宿井司水故作為霖

大雲每見浩無際十日難云期不諧倏暗忽明

多幻勢橫排豎灑暢雄音怨咨詎止塵民苦南

北河工更繫心

每夏月大雨時行怨致成潦既念田廬復虞河漲或潰堤堰南

北河工無不產懷

以上第二冊

七月立秋節

三候避暑何須走若狂披來迎面通微涼幽

風七月同流火。坤卦初爻先履霜。曉看梧階一
葉落。宵聽蓮漏幾聲長。竄憐班扇託深喻。秋節
臨當篋裏藏。

涼風主

晴朝草際露華流。乍見盈盈

白色浮。傾向硯池真受采。落來鈎砌漫驚秋。底
因文武分沈和。空說龜蛇作飲遊。却笑求仙漢
皇批銅盤高峙。若為收。

白露降

按三輔舊事稱

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六丈。大七圍。上有仙人
掌。承露和玉屑飲之云云。夫露降於天下。被草

木沆瀣英氣不關其高與低也。且二十餘丈之
高盤將何以上而取之。記載家之好奇不經大
率如此。甚可笑也。嘗於夏月收荷露烹茶。所為
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無涉求仙而實稱韻事。

樹蟬音亮晚風披。羣噪斜陽返照枝。原是夏中
始出物。謂五月鳴蟬。與蟬本一物也。似知寒至各爭時。勝鳴

起奏新聲巧。殼脫寧憐舊體遺。劉勝其人大可

畏。用人者曷亦思之。寒蟬七月處暑中三候

幾人熟讀禽經者族類仍訛鳩與鷹古人於鷹與鳩混而

無別雖月令羽翼已成應搏擊生鮮欲啗且憑亦不免訛

陵彼其在野傳疑幻若此居籠見耶曾鷹在野而祭鳥

既不能向人自違其意又誰知之而誰傳之若籠養之鷹授以肉食啗之立毒從來見其先祭

也月令分明言獾祭祭先之語典何徵月令注鷹祭鳥

者將食之示有先也孔疏云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若供祀先神不敢即食云云說本

不經顧德基此題注云似人之食而祭其先代為食之人尤失之鑿夫獾祭魚乃既得魚而圍

國列於水溝有似於祭耳其先實理所必無鷹更不然飛而搏鳥得則玩

弄而食之亦如猫之捕鼠戲攫少頃待其將斃而即啗與餓之園園陳列已絕不相類更安得以有祭先之謬說乎使如所云鷹與鵠皆能祭何以不聞虎之祭獸也且以常理而論胎生者靈於卵生卵生者靈於化生如犬馬皆能會人意而禽類則不能然難鵠猶可呼之而至若魚鰕雖呼亦不至矣秋是刑官商作聲狀為義氣肅鷹乃祭鳥而清地乾潦盡波光淨天淡雲閒曦影明粵宛設如闕收斂廣輪亦豈鎮榮生蕭森正峽當年况杜老因之八首成天地始禘春生夏長逮秋成何日不霽雨與晴幸得園場登寶穡幾多辛苦共

農氓餘三餘九猶須詎如抵如京那易盈寄語

方來為政者勿將容易說豐亨

未乃

八月白露

節三候 熱去寒來雁自知何曾箇裏措心思

北風借矣還湘浦南國懷哉別漢陽湖上徘徊

留影照雲中清朗有音遺兩行斜列原無意誰

謂世人人字之

鴻雁

塞鴻來實去江國元鳥歸

當何處歸徒見携雛一朝去那辭命侶隔年違

頡頏誰與為瞻望巧拙其間底是非分付明春

應至者。舊巢好在認依稀。

元鳥

巢迴窩低各自

謀。近冬羣鳥養其羞。傳云凡事豫則立。記曰百

工亦有休。誰謂微禽無識見。却收旨蓄御窮愁。

雪深林凍山枯寂。坐食何勞逐逐求。

羣鳥

八月

秋分中。三候。

作解原於甲坼。候時行更復暢。

豐隆收聲。適合金韃遠。應節況當八月中。可識

響餘定歸寂。徒看雲佈暗消風。阿香此後多閑

暇。明歲推車役再充。

雷始

人識天寒塞向時。蟲

雖微也亦當知坏斯戶則惟應矣俯彼頭猶且

待之計以安居原在豫出而致用漫嫌遲馮生

萬物適其適覆載鴻功豈有違坏天一生之

地六成隨陰氣與作虛盈雖當亢氏朝云見國

云天根見而水潤注云天根星在亢氏之陽謂
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

何礙江河東以行江河源遠流長雖當潦盡之
時不過稍殺其源原無涸事

也設使澮溝原立涸便教潭峽亦當清有無源

本別於是然豈云乎大海瀛水始九月寒露節

三隅 先後飛來本不倫先呼曰主後呼賓

今月

孔疏云仲秋直云鴻雁來以其初來即過故不

云賓季秋云來賓者以其止而未去猶如賓客

也或云雁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此遲彼速亦

秋後至者為賓其說較為直捷何定立字安名有底真歸計原期天以外旅棲

權借水之濟木蘭嘉客隨圍後都効効勞稱雁

臣每歲木蘭秋獵諸蒙古扎薩克王公等畢集

隨圍典屬向以蒙古按塔哈稱之按塔哈者國語謂賓客也各蒙古本皆稱臣從不敢以賓

客自居然其來時逢當鴻雁來賓之時較古所

謂雁臣者尤貼切飛潛異類不相知蛤也何緣

鴻雁來賓

雀所為鼓動氣機隨物化浮沈海水任形移成

樓漫與蜃同較充鼎端因鵲共持燕百歲而烏

千歲說文此語本之誰

說文曰鵲千歲鳥所化始百歲然所化此語謬

悠亦無本也

雀入大水為蜃秋當金令正司時金色為黃菊

肖之爭作芳菲傲西帝不妨寂寞伴東籬午風

微泛香無定曉露常瀼韻有姿試問裳裳同者

孰桂林粟亦幾枝垂

菊有黃華

九月霜降中三候

豺貌如狼心獨善彼惟殘賊實頑冥逢人弗害

堪稱惠。過虎則威。別有靈。射雖似狼而不害人。虎反覆之射所溺處。

虎不敢履。故獵者不鷹鳥獺魚。向已辨。圍陳若射。黏以其為仁獸也。

祭例堪型。先王侯以為田獵。此語由來甚不經。

坤雅云。季秋射取獸四。而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射祭。獸其說與鷹鳥獺祭魚相類。前已較

正之。又方言云。射取獸四。而方布。而陳祭。故先王侯之以。用禮記所謂射祭。獸然後田獵是也。

記所言蓋以射取獸為田獵之候。豈射果知布獸陳祭乎。射乃祭獸。季秋深矣。

露為霜。草木侵尋青變黃。已看洞庭遇風下。空

傳石谷待時長。陌頭淡淡殊常况。林際蕭蕭有

底忙莫怨眼前饒寂寞明年依舊繪春芳

草木黃落

坏戶由來又幾旬順時俯首養元真行藏任運本無事動靜隨宜自有倫伏氣可辭飲與食存

身將以屈為伸秋官穴氏稱攻火意謂失之類

不仁

周禮秋官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

誘出乃可得之云云余以為獸順時入蟄燒其

食以誘殺之

是乘殆不仁與王政相戾且蟄獸

所聚食物皆藏於穴中從無積於穴外者按國

語謂野鼠藏食穴為鄂密桑阿今口外山野多

地鼠藏食之穴信而可掘又按漢書蘇武傳武

既至海上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顏師古注云

却謂藏也考字書去與弄通足為藏食穴中之
證乃注周禮者謂燒其所食之物於穴中以誘
出而得之其外甚矣蓋由未悉壯方物土妄以
已意強釋經文向亦無辨訂之者故不免沿訛
至今耳
以上第三冊
十月立冬節三候
蟄蟲咸俯

元冥司令氣初凝應候因之水始冰纔見流澌
輕泛沿旋看浮片已成凌魚遊嫌此礙何至狐
聽增他疑不勝掬取竅宜玉壺置龍標佳句亦
堪稱水始水寒土暖有前聞其凍亦因先後分
陽氣微輸陰氣盛冬風烈異夏風薰閉藏權止

彩虹披。每於夏出原為慣。謂曰冬歲頗覺遲。

每虹

因雨霽夕陽照映而成。夏日恒見。至秋已弗恒見。謂應小雪後似連。何處應真成。

道去。

梵僧有成道者。其化身更傳仙侶。設橋務或乘虹橋而去。見梵典。

霽霄舉目都無見。盡洗煩言却合宜。

虹藏天地不見。

不交七月否。然其間尚有三陽。孟冬坤卦陰之

極。下降上升時則當奇。以輕清靜為斂。偶惟重

濁動還藏。弗恒闢亦豈恒闢。來復非遲七日將。

天氣上升
地氣下降

上升下降弗相應。閉塞其間若弗通。

息以為消消以息終由於始始由終生機默運

誰能識造物鴻功自不窮王者奉天無二道一

心祇在體元中

閉塞而成冬

十一月大雪節三候

殺鳥夜鳴曰求旦金禽曙唱類司晨

隋書禮儀志雞是金

禽遇冬乃便噤其喚報曉何當認作真贊郭

璞

既稱飾武士傳袁

淑真

又紀服幽人較於反舌無

聲異寒暑其間實不倫

反舌無聲是畏暑也鳴不鳴則畏寒也其畏

雖同而寒暑實異畏熱由來百獸情獨惟虎更

云
萬鳴不鳴

較他羸。故其交在仲冬候亦必胎而七月生

見家語已是從風著於象。要當格物致乎精泰山

原自喻為政。負子渡河語豈誠虎始按後漢

書劉昆傳載昆為宏農太守。仁化大行。峭嶧道

向多虎。皆負子渡河云云。夫虎猛獸也。止知藏

林藪。逐鹿豕以養其生。太守仁政。虎安得知之

又豈能推太守意不傷民而去一一負其子以

行哉。范蔚宗紀此。第欲揚劉昆之美而適以滋

有識者之疑實無取也。且其說或因禮記孔子過泰山苛政猛於虎之言。倣而為此。不知苛政猛於虎。乃指物喻政。不失為正。若謂虎知善政而相率渡河。則事所必無。向曾作文辨正之。

荔草原非荔枝樹。其名不一。已紛焉。

荔樹草類與荔枝樹

名相近而實非。又薛荔香草。見離騷。草荔草如鳥韭。見山海經。又漢武帝得南越奇草異木。起扶荔宮。植之。雖皆以荔為始。生自是芸同也。提名而與荔提俱無涉也。

出當知糴實然。

禮月令荔提出注馬糴也。

以論傲寒誰可並。

因思得氣家為先設云辟火徵占驗易統驗元

出國多火

怪力亂神聖所捐易統十一月冬至中三

候凝冬自不凍黃泉蚯蚓居之安則然絕飲

已同龍與蟄伏眠何異鬼為跽別名豈必巴人

韓

本草巴人謂之胸臆

充操惟應仲子堅早是一陽生子

半即看啟戶答芳年

蚯蚓結

月令曾將塵易麋傳

訛難訂始於誰山莊夏五麋恒見海子冬中塵

考知設匪真經親試之其差亦豈易為移憬然

悟復輟然笑記載千秋率若斯

麋角解

歲壬午

余既辨明鹿與麋皆解角於夏而月令之言解角於冬者則未詳何屬蓄疑者五六年丁亥冬至忽憶南苑有所謂麋者俗名長尾鹿或解角於冬亦未可知遣御前侍衛五福視之則正值其候有已脫者有在剝僅脫其一者持其已解之角以歸乃恍然於冬至實有解角之獸月令所言不為全誤第誤以麋為麋耳蓋鹿之與麋

北人能辨之而南人則弗能識。麋與麋亦然。故
注疏家沿謠襲譌。無有辨證之者。乃至以鹿為
山獸。麋為澤獸。而不知其實皆一類也。因命改
正靈臺時憲。而月令則仍其訛以傳行已久。不
必改也。並為之說。以示信解惑焉。月值復而
方值坎。水泉應動。更何疑。氣溫原自無凍理。得泉
氣之溫。雖冬弗凍。流而為溪。始結
冰。即井亦弗凍。不過冬時微弱耳。候冷亦常有
弱時。律轉一陽壯於昨。趵翻幾突落為澗。鏡奩

開處光明朗詎必微風練影披水泉十二月小

寒節三候名之陽鳥以隨陽曦御北移北鄉

當已注意焉彼沙漠行將別矣此瀟湘由來逆

旅原無定設曰攸居易有常桃李園中春夜宴

李青蓮句豈為狂雁北鄉禽中最具性靈物子月

構巢擇向明抵玉或緣占垂夢桓寬鹽鐵論云

璞抵鳥鵲初萌而疑之以玉璞非抵鵲之物而

鵲亦可以不抵因詢之和闌人之倚侍衛者則

稱回部諸城皆有鵲而和闐獨無且云相傳其

地不可有鵲有則必致刀傷地不寧年不豐故

和闐人見鶴即抵之蓋和闐為崑山旁支其地
產玉初非所貴用以抵鶴客或有之桓寬之說
不為無據惜未詳其故耳向曾傳枝却解為字
音為說以證鹽鐵論之不妄

生知風因以分高下背歲兼能避懼驚一節祇

應憎爾者每當望雨乃呼晴鶴始禽鳴屈頸象

如勾凡鳥鳴必屈其頸蓋用力以揚其音也雉雖應於音義求能

識一陽回地肺因倡百鳥發春喉周人漫擬尚

求喻宋帝遲懷空返羞設以如臯論恒理斯時

微覺先乎不雉鳴應於春故得其卯必於首夏此經傳驗者月令屬之冬似乎過

早實亦未雌乳十二月大寒中三候 卵生無乳

胎生乳謂產也胎生者乃有卵生者無此雞乳之和讀如又切柔去聲雞乳蓋

因孚翼名从乙从孚元鳥喻司晨司夜玉衡精

知時雅合為雄唱論政還當戒牝鳴漫道新雞

力猶弱養成擬賽鬪場爭雞鷩禽亦復名征鳥

其性能禁風與霜百草已枯眼益戾三冬欲盡

力尤強雄心勁羽方將試華絳金環亦所當范

監告他飼養者還應熟慮飽而揚征鳥卦在坎

還支在亥亥為剋地坎為川無非氣運神而化

自合凍凝腹乃堅太液冰嬉頒賞賚萬年國俗

寓機權國俗有冰嬉之技每歲冬至後至臘月於太液池按八旗排日簡閱分等賞賚

既可肄勞習武兼以勵衆施恩貞元遂啟三陽

恭七十二章吟以全水澤腹堅此今春所作也山

莊清暑幾餘書以遣暇閱兩旬而成因識歲月

已亥季夏御筆以上第四冊每冊分鈐寶靜中

觀造化正有同春即事多所欣寓意於物漱芳

潤桑麻藝植愛豳風洗盡塵氛爽氣來乾隆
鑒藏寶璽古希天子八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
藏。